

HuZhanfen

认知障碍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我们所讨论的“认知障碍”不是指“智障”，而是文化程度差或思考力差所致的“认知能力低下”者。低到什么程度？低于常识水平。比如同学聚会，有同学很严肃地对人说，我老公事业心也极强的，有时候甚至没日没夜地读书，只不过运气没你们好罢了，一直在企业没有做成什么。他常常边喝酒边看书，每次都是三四个小时！另一位同学就问，他从事什么专业？她回答，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好像是什么江湖上行侠仗义的武打书，为了他的事业我可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哦！

同学只得对视而笑。除了专业研究者，一般都把武侠小说归为休闲读物，她居然坚定地把丈夫的消遣怡情视作“正当事业”，并为之做出“巨大牺牲”，你还能对她说什么呢。

视莽撞为勇敢，视蛮横为强硬，视挥霍为慷慨，视淫荡为浪漫……这就是认知力在常识之下，上海人所谓的“拎勿清”，或谓“脚高脚低”，网称“脑残”，

而与其相反的人物则称“人精”，领悟力居常识之上。

近读《吕氏春秋》：“武王入殷，闻殷有长者，武王往见之，而问殷之所以亡。殷长者对曰：‘王欲知之，则请以日中为期。’武王与周公旦明日早要期，则弗得也。武王怪之，周公曰：‘吾已知之矣。此君子也。取不能其主，又以其恶告王，不忍为也。若夫期而不当，言而不信，此殷之所以亡也，已以此告王矣。’”

这个故事翻译成今天的语言，就是——武王进入殷都，听说有个德高望重的人（殷长者），便去拜见，问他殷商之所以灭亡的原因。殷长者说：“您如果想要知道，就请定于明天日中之时。”武王和周公旦第二天提前去了，却没有见到那个人，武王感到很奇怪，周公说，“我已经知道他的意思了。这是个君子啊。他本来就疏远了暴君，

现在又要把自己君主的恶行告诉您，他不忍心这样做。至于约定了日期却爽约，言而无信，愚弄百姓，正是殷商灭亡的原因，他不是已经告诉您了吗。”

这里，武王因对方无故失信而觉得“奇怪”，是符合常理的，不能说他“拎勿清”，而周公旦就是“人精”了，见识在常识之上，问题是，殷长者此举多少是“冒险”的，他的举动在韬略学上乃是“不言计”，属于最早的“行为学”，即用自己“蹊跷”的行动来代替言辞，上海人叫“豁翎子”，怕就怕依勿接“翎子”，发信息的，与接信息的必须对接，都要“拎清”，颇具姜太公钓鱼的味道，你周公旦能懂是你国运，不懂也是你国运。

无独有偶，奸相秦桧的“冷客计”同样“不著一辞，尽得风流”。

南宋程厚担任东宫中舍时，与秦桧来往密切。一日，秦桧邀程厚到相府。程厚到后，被

带到一间内室，陈设非常简陋，桌上只放一本淡青封面外镶紫边的书册，题为《圣人以日月为纪》的辞赋，书尾有“学生类贡进士秦垠（即秦桧孙子）呈”等字，文辞富丽，程厚不由坐下逐页翻阅。在此期间，除了奴仆不断送来酒菜，竟无人接待。至晚，程厚见秦桧仍未露面，只好告退，但心中一直不明白秦桧的用意。几天后，程厚奉命主掌有关贡举考试的事宜，才恍然大悟，便以那天相府所见书册命题，果真让秦垠高中第一。

不言，就是极言。无论殷长者还是秦奸相，一正一邪，不得不承认他们相当“识人”，亦即事先对人都有非常精准的料定——料定你是“拎清”的，“于无声中”必然能“听惊雷”的，否则一切岂不都是白忙活吗？

厉害。[E]

不言，就是极言。